

Globethics Repository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an, Michael W H;Nchi, Kace C
Publisher	Nordic Forum of Sino- Western Studies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Download date	2026-09-10 23:56:2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9180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1〕}

陈永浩,招雋宁

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义务),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明光社项目主任(青年事工)

摘要:婚姻是人生大事,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变,近年来,香港社会对于婚姻及其相关制度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讨论和争议。有人认为现时的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规定是落伍的;有人认为“同居”应成为组成家庭的另外可行方式。究竟在不同年代和不同信仰的香港人,所持的婚姻、养育观念到底如何?香港婚姻制度是否需要改变?还是仍然被社会大众接受?香港教会信徒对以上问题的看法又如何?与其凭印象推测。倒不如客观地研究一下。

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于2016年委托香港城市大学进行一项有关香港人对婚姻观念的电话调查,对象是18岁以上香港居民,有效样本为2,051个。研究中心同时进行了“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以目标方便抽样方式向全港教会邀请信徒参与,共收回1,962份以纸填形式完成的有效问卷。该两项调查旨在了解香港公民及信徒对婚姻价值观所持有的观感、态度及对婚姻的实践等并作出分析;调查同时也分析香港公民及信徒对现行婚姻制度的看法,以及对修改婚姻制度和相关法例的意见。

本文尝试梳理“家庭——婚姻——养育”的本质和关系,并透过研究调查所得的结果,初步探索不同年代和信仰的香港人,在婚姻及养育上的观念差异。

关键词:香港,婚姻观,家庭,婚姻制度,婚姻法

作者:陈永浩,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义务),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电话: +852-2768-4204. 联络电邮: michaelchan@hsmc.edu.hk. 招雋宁,明光社项目主任(青年事工)。

前言

近年来,香港社会对于婚姻及其相关制度的看法,有着不同的争议。有人认为现时的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规定是落伍的;有人认为“同居”应成为组成家庭的另外可行方式;而在2013年,香港第一宗关于变性人能否以变性后性别进入婚姻的官司中,在终审法院的判词中,法官认为养育后代已经不再被视为婚姻的本质(W v The Registrar of Marriages, 2013)。

然而,究竟在不同信仰的香港人,所持的婚姻、养育观念到底如何?香港婚姻制度是否需要改变?还是仍然被社会大众接受?有见及此,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于2016年委托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张宙桥博士、罗耀增博士及李德仁博士,就香港人对于婚姻观念进行电话调查,了解香港市民对婚姻价值观所持的观感、态度、实践、对现行婚姻制度的看法,以及对修改婚姻制度和相关法例的意见。同时,研究中心亦展开对香港基督徒的相关问卷调查,以作比对。

〔1〕 本调查部份资料曾于明光社 Mingguang she 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之《婚姻“大事”:二一世纪香港人的婚姻观》Hunyin dashi; Ershiyi shiji xianggangren de hunyin guan [The Record of Great Things concerning Marriage: Hong Kong People's Opinions on Marriage] 研讨会中发表,文本见:陈永浩 CHEN Yonghao、招雋宁 ZHAO Junning (2016)《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Xianggangren hunyin taidu yanjiu [A Study on Hong Kong People's Attitude to Marriage]。吴慧华 WU Huihua 主编:《婚姻“大事”:二一世纪香港人的婚姻观》Hunyin dashi; Ershiyi shiji xianggangren de hunyin guan [The Record of Great Things concerning Marriage: Hong Kong People's Opinions on Marriage], 第29-67页。

婚姻制度、家庭、养育后代

无论在不同种族和时空中,人类文明都离不开婚姻制度。有学者曾分析西方史哲学人的写作,由柏拉图到阿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到亚奎那、麦蒙尼德斯到法拉比、路德到加尔文、洛克到康德、甘地到马丁路德金,发现他们都将男女结合指向婚姻(Anderson,2015)。事实上,现行社会中通行的婚姻结合(或离异)的习俗,很大程度上是为着减低通奸或私生子的情况、建立双亲养育关系,以契约降低欺诈、确立后嗣,旨在使男人投放资源于家庭,女人和后代亦从中得到保障(Bethmann&Kvasnicka,2011)。

人不能离开社群。社群得以成形,家庭扮演着主要基本单位之角色。在2004年于联合国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大会发表的《多哈宣言》(The Doha Declaration)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六条所述“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保护”;又鼓励为加强夫妻二人婚姻稳定性而采取相关措施。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1)引述联合国指出家庭是“一个社会组职,由具有婚姻、血统或收养关系的亲属组成。”相类似的描述亦见于香港家庭议会(家庭议会秘书处,2013)。

婚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之母,能促使人类传承父、母两个宗族的价值观与文化,养育后代是婚姻的重要功能(Park et al., 2013;Lippman,Wilcox &Ryberg,2014)。然而此观点受到近代的性解放运动——避孕、堕胎、性、爱与婚姻分家等风气所冲击,后工业时期的国家出现无生育婚姻现象。本中心于两年前进行家长调查,反映受访家长群体也持有割裂的观点,近半受访家长(44.1%,n=2,077)不同意“传宗接代是婚姻十分重要的任务”(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2014)。

至于在养育子女上,父母的角色仍是十分重要的。西方学者曾进行跨国的《世界家庭指标》(World Family Indicator)研究,访问成人对上述观点的感想。各国受访成人中,很大部份都认为“孩子的快乐成长,需要一个有父有母的家”。这观念在邻近的亚洲国家,包括南韩(92%)、新加坡(94%)、菲律宾(97%)均有超过九成受访者持这观念;西方国家则较低,如德国(88%)、美国(63%)、加拿大(65%)等(Lippman,Wilcox &Ryberg,2014)。宏观来说,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婚姻是建构新家庭单位的其中一环。透过缔结婚姻关系而成立的新家庭,是天然地孕育人类个体的场所。婚姻制度的本质包括男女、长久结合、忠诚、互相照顾等元素,以确保孕育的环境条件与过程,都对儿童成长有利。以保障儿童福祉为出发点作为前提,理解婚姻与养育后代的关系,不是“结婚则必然生育”,而是“若要生育,最理想在婚姻之内”。

然而,近代的社会却形成“虽然新生命不能脱离男女结合,但却可以脱离婚姻”的思潮,养育后代与婚姻的切割,正意味对儿童的保障褪色:这其实是对婚姻看法转移,将焦点从儿童身上转移到成人身上。当代人对婚姻的取态愈来愈在乎“成人的一個选择,多于关乎儿童的生存”,婚姻制度功能逐渐淡化,由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变为一种以私人安排为本质的伴侣关系(Companionship),即两个自主个体的情感连系。(Lippman,Wilcox &Ryberg,2014)。《世界家庭指标》指出,亚洲和中东国家的儿童绝大多数仍生活于“两个家长”的家庭,相较北美、欧洲及大西洋为多。亚洲和中东国家的18至49岁成人较倾向步入婚姻,西方国家的同龄人士则只有约一半的人会结婚,很多人倾向同居(Lippman,Wilcox &Ryberg 2014,5-6,8)。

而在香港2013年《变性人婚姻案》中,法官认为,在香港文化里,生养后代“不再被当作婚姻的基本特质”(W v The Registrar of Marriages 2013)。至于法官凭甚么为香港人对婚姻与生育关系的看法作出断言,实在不得而知,但从判词至少可以知道,在文化和法律层面对婚姻制度的理解都在酝酿改变。

香港人婚姻情况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1)指出,“新一代普遍迟婚,令适婚的单身人士增多,但结婚率的上升正好显示香港人有追求婚姻和组织家庭的意向,只是大部分人偏向推迟这个重要的人生规划。”政府统计

处数字显示(2015),香港初婚年龄中位数愈来愈推迟,男性为 31.2 岁,女性为 29.1 岁;已婚的人口比例呈下跌趋势,男性由 67.6%跌至 61.2%;女性则由 65.3%跌至 55.0%。在 1991 年至 2011 年间,未婚男性比率由 27.8%增至 33.5%;未婚女性则为 20.1%增至 29.2%。进入婚姻的时间受到耽误,或多或少受先置业后成家立室的传统想法、以及香港的楼价过高所影响,本中心过往的研究发现 15.6% 香港青年因住屋问题而延迟结婚,17.3% 因住屋问题而婚后要与自己或伴侣父母同住,14.8% 因住屋问题而“不生小朋友”(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2015)。

同一时间,香港的离婚数目持续上升,以每千名人口计算粗离婚率由 1991 年的 1.1 人上升至 2013 年的 3.1 人(香港统计处,2015)。社联报告指出,离婚率上升“反映港人对这个传统婚姻忌讳的接受程度渐渐提高,或暗示港人对维系婚姻的执著正在下降。”而由离婚连带而来的问题,还有单亲儿童数目按年递升、双职家庭及养育子女平衡的问题等(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07)。^[2]

出生率方面,香港在数十年间一直有下降趋势,其中非婚生子女数字占该年出生人数 12.6%,比较台湾、日本为高,但比亚洲以外的地方较低(香港统计处,2015)。而香港的家庭未能理想地发挥保障儿童的功效: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留意到“随着单亲家庭、跨境家庭等数目不断增加,家庭功能难以维持,儿童发展状况亦只会继续变坏”(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2),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儿童状况指数连续七次录得负增长,报告解释与虐儿个案、单亲儿童数目比例等有关。

调查方法

本次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焦点集中于对婚姻的意见取态和价值观上。研究计划尝试整合本地及外国的相关研究(Slosarz 2002; Chow & Lum 2008; Ko & Ho 2005; ISSP 2012; Park et al. 2013; Glenn 2005),调查受访者对“婚姻信念”、“婚姻制度”及“养育后代”的意见取态。除了问及受访者的个人基本资料,本研究还量度了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及满意范畴(Diener et al. 1985; Pavot et al. 1991)。此量表在台湾、日本、韩国和中国内地都曾被使用(Pavot & Diener 2008; Ye 2006),以比较婚姻及养育状况不同的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分开两个问卷调查部份。第一部份为“香港人婚姻态度”调查,委托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张宙桥博士、罗耀增博士及李德仁博士,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进行电话访查。问卷经由三位博士的检测修正,以既有机制及访问文稿进行电话调查,工作人员及受访者均对委托单位及研究背景并不知情。调查以住宅电话访问进行,样本以简单随机抽样方法(simple random sampling)抽选出来,对象是 18 岁以上香港居民,有效样本为 2,051 个。本调查部份资料曾于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之《婚姻“大事”:二一世纪香港人的婚姻观》研讨会中发表。

第二部份为“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以目标方便抽样方式(purposive convenience sampling),向全港基督教会发出参与研究的邀请。参考香港教会更新运动《香港教会普查 2014》,全港共有 1,287 间华语堂会,本研究得到 36 间教会回覆参与,即占整体教会的 2.8%,并收回 1,962 份有效纸填问卷。此部份数据并不会加权,数据只能反映愿意参与调查的受访信徒群体的意见。在调查中,受访信徒的宗教信仰则采用许志超博士团队的“信仰成熟度量表”量度,本问卷所采用的中文版则参考了陈美琴的翻译(Benson, Donahue & Erickson 1993; Hui et al. 2011; 陈美琴 2001)。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此部份问卷调查的结果。

[2] 当然,香港婚姻在社会、制度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中港婚姻带来夫妻文化差异、非本地生子及隔岸养育等困难,本研究则未有覆盖。事实上在 2013 年五万多宗登记结婚数字中,只有五成新婚夫妇二人均为香港人,而中港婚姻则占四成,足以反映情况的严重性(政府统计处,2015)。

受访群体资料处理与背景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访问对象为在教会聚会中的成年信徒,当中较多人已婚、整体学历较高。

- 25-34 岁受访群体中(358 人),62.3%为未婚,37.2%为已婚;84.6%学历为大专以上,若为高中以上则达至 98.9%;100%为基督徒。
- 35-54 岁受访群体中(1091 人),27.3%为未婚,68.0%为已婚,其中 74.4%为有子女;64.0%学历为大专以上,若为中学以上则达至 92.6%;99.4%为基督徒,0.6%为天主教徒。
- 55 岁或以上受访群体中(347 人),81.8%为已婚,其中 93.2%有子女;38.4%学历为大专以上,78.5%为高中以上;98.9%为基督徒,0.9%为天主教徒,0.3%为东正教徒。

透过因子分析,分别得出纵向、横向信仰成熟度因子。纵向信仰成熟度叙述了信徒自身与上帝的互动,横向信仰成熟度倾向叙述信徒在生活上对信仰的践行(表 1 及表 2)。

表 1 纵向、横向信仰成熟度因子的组成元素

纵向信仰成熟度(1-7 分)
我寻求能帮助自己在心灵上成长的机会
在我和别人的关系中,我体会到上帝的同在
我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和目标
我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
我与别人谈论我的宗教信仰
我确实体会到上帝在引导着我
上帝的美好作为,让我心灵感动
横向信仰成熟度(1-7 分)
我会帮助别人面对宗教上的问题和挣扎
对减轻世界的痛苦及灾祸,我有很深的责任感
我付出不少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别人
我很关心如何减少香港和全世界的贫穷问题
我尝试把我的宗教信仰带入社会和政治问题

表 2 不同年龄层的受访信徒群体的信仰成熟度平均值

受访群体	纵向信仰成熟度平均值	横向信仰成熟度平均值
25—34 岁	5.10	3.73
35—54 岁	5.31	3.83
>55 岁	5.64	4.17

调查结果

本文尝试梳理“婚姻信念”、“养育后代”以及“婚姻制度取态”三方面,透过研究调查所得,尝试初步探寻不同年代和信仰的香港人,在婚姻及养育上的观念差异。设计问卷时参考了《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SSP 2012),并从中抽出两条问题,分别是“结婚总比不结婚快乐”及“想生儿子,最好结婚”,作为问卷一部份。

- 就“婚姻信念”取态而言,超过九成半受访信徒认同婚姻信念,如:长久、付出爱、情感连系、结伴需求、性忠诚,而这比率较“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受访者的七成为高。两至三成受访信徒对现实婚姻的观感犹豫,如结婚是否快乐、是否为生活带来保障。相对地,在“香港人婚姻态度研

究”中受访者,三至四成受访者对现实的婚姻观感犹豫。

- 就“养育后代”取态而言,约九成受访信徒认为,失去父母将对后代成长有负面的影响。近八成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未够一成表示“中立”。(相对地,“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近三成表示中立。)近九成认为生育应在婚姻之内。约六成受访信徒有生儿育女的意愿,约两成表示“中立”。(“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约四成受访者有生儿育女的意愿,约四成表示中立。)
- 就“婚姻制度”取态而言,约七成受访信徒认同现行婚姻制度并不过时(“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则为五成半),一成半表示“中立”或“不肯定”。认为婚姻制度过时的受访信徒中,分别各约两成受访信徒认为要让异性同居、同性同居得到公共福利,及只有不足一成半认为要修改婚姻法的性别要求。整体来说,八至九成受访者反对修改现行婚姻法的各项要求(表3)。

表3 受访信徒群体整体取态百分比列表

		百分比(%)						n	平均值	标准差
		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中立	认同	非常认同	不肯定			
婚姻信念取态	婚姻是一生的承诺	.5	.4	1.0	19.9	78.0	.3	1,958	4.75	.540
	婚姻生活是乐多于苦	1.9	7.8	23.9	51.1	10.9	4.3	1,959	3.64	.860
	结婚总比不结婚快乐	2.7	16.7	30.9	31.3	12.6	5.8	1,954	3.36	1.014
	婚姻关系是要互相照顾的	.3	.2	1.0	28.7	69.7	.1	1,958	4.68	.535
	婚姻关系是彼此相爱的	.3	.2	.6	22.3	76.4	.2	1,953	4.75	.497
	结婚意味着与另一半终身共同生活	.3	.4	1.0	22.6	75.2	.5	1,959	4.73	.526
	已婚伴侣的性关系必须彼此忠诚	.3	.2	.8	19.7	78.8	.3	1,956	4.77	.488
	婚姻为生活各方面带来保障	1.0	10.3	26.7	36.2	20.6	5.1	1,953	3.69	.966
养育后代取态	养育后代与结婚有关联	1.1	5.7	9.2	44.8	38.5	.7	1,960	4.15	.889
	想生儿子,不好“不婚生子”,最好要结婚	.3	2.2	5.8	38.3	52.9	.5	1,960	4.42	.730
	若在一段婚姻关系中,我倾向选择生儿育女	3.5	8.4	22.4	42.4	21.3	2.0	1,957	3.71	1.013
	就儿童成长来说,失去亲生母亲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1.8	2.3	6.0	39.0	48.8	2.0	1,954	4.33	.844
	就儿童成长来说,失去亲生父亲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1.8	2.6	6.4	40.3	46.9	2.0	1,957	4.31	.850
婚姻制度取态	香港现行婚姻制度是过时守旧	25.9	52.9	13.7	3.0	.8	3.7	1,948	1.96	.778
	男女未婚同居,应该得到与已婚夫妻同等的政府公共福利	40.8	46.8	8.0	2.0	.6	1.7	1,956	1.72	.748
	男男或女女的同性同居,应该得到与已婚夫妻同等的政府公共福利	59.4	31.3	5.4	1.5	.7	1.7	1,957	1.50	.731
	应该更改婚姻法对性别的要求,必须将要求由“男和女”改为“不分男或女”	68.3	23.7	4.4	1.5	.8	1.3	1,961	1.41	.719
	应该更改婚姻法对人数的要求,必须将要求由“二人”改为“不限人数”	77.0	19.9	1.7	.5	.5	.4	1,957	1.27	.564
	必须降低“16岁”的合法结婚年龄规限	61.0	30.6	6.0	.9	.7	.9	1,959	1.48	.712
	必须容许近亲通婚	57.1	30.9	9.0	.8	.3	1.9	1,956	1.54	.720

原为反向题(Reverse),表中句子已转向

就着近年热议的修改婚姻性别要求的问题上,本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信徒中,只有 2.3%认为就更改婚姻法对性别要求(“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则为 12.5%)。

与本地过往民调对“同性婚姻”的赞成度(表 4 表列各个不同民调中的问题及其字眼与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是次电话调查(香港市民)及纸填问卷(信徒群体)的两组受访者,其赞成度都较低,可能在于问及设立同性婚姻意味修改婚姻法中有关性别的要求;在其他调查中,较多人表示支持“同性婚姻”,但当问题转为“修改婚姻法性别定义”时,支持人数则减。这反映出部份支持同性婚姻者,在修改婚姻法的性别要求时感到保留。此外,“同性婚姻”一字在媒体中常附带着“平等、人权”等口号,有可能令其他问卷出现引导答题者情况——即答题者实质支持的有机会是平等、人权,而非真正赞成修改婚姻法。另外,也有可能因为在过往调查中,受访者未考虑到支持同性婚姻意味修改婚姻法对性别要求,当实际提到修改法例,脱离了口号式的支持或反对时,就会变得有保留。

表 4 本地民调问及“同性婚姻”的字眼及结果参照

年份	研究单位	受委托单位	受访人数	问题字眼	百分比(%)		
					倾向支持	中立	倾向反对
2016	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	(不适用)	1,962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 应该更改婚姻法对“性别”的要求,必须将要求由“男和女”改为“不分男或女”	2.3	4.4	92
2016	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张宙桥博士、罗耀增博士及李德仁博士	2,051	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 (问题同上)	12.5	18.8	68.8
2015	平机会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1,005	你对同性婚姻有咩睇法	29.1	26.1	42.4
				对于同性伴侣可以通过“民事结合”慨法律程序,取得其他异性伴侣可享有慨相同权利,但不承认为“婚姻”,你有点样慨睇法	37.4	14.2	42.8
2014	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410	对于准许同性伴侣结婚,你同意抑或不同意呢?	39%	20%	42%
2013	何秀兰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505	咁你有几支持或者反对同性婚姻或注册伴侣合法化	33.3	13.8	43.1
2012	何秀兰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1,022	咁你有几支持或者反对同性婚姻或注册伴侣合法化	32.7	18.5	39.0
2005	维护家庭联盟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1,120	会否赞成同性恋者合法结婚	38.6	—	52.8

“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与“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比较

“香港人婚姻态度”住宅电话访问进行,样本以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选,,我们将之与对象主要为教会聚会信徒为主,以问卷形式进行“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两个调查中对受访者发问的问题大致相同,然而后者为方便抽样缘故,不能视之为反映全港教会意见。因此只取两者约略方向比较,作为参考。

总体而言,“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群体,对婚姻信念更感确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相对公众受访者也较少有“中立”的回复。然而,受访信徒群体对现实婚姻生活的观感有所犹豫,情况与公众受访者相若,如“婚姻生活是乐多于苦”、“结婚总比不结婚快乐”、“婚姻为生活各方面带来保障”等,“中立”回应与“香港人婚姻态度”结果相若(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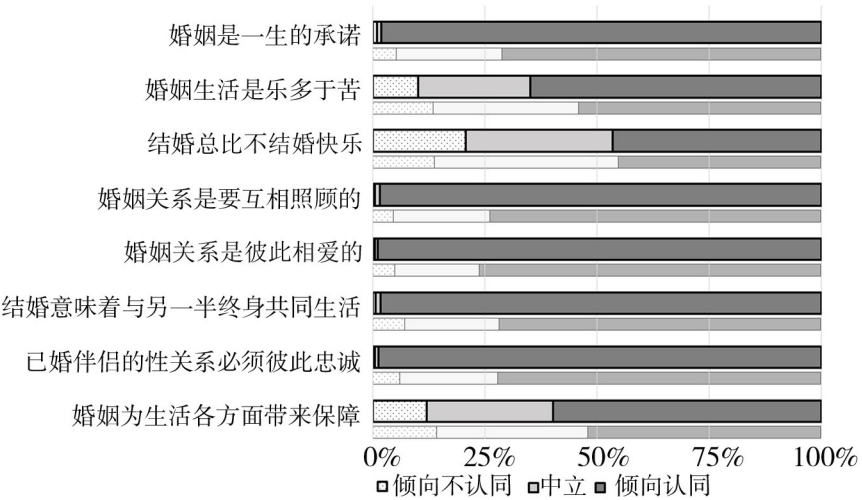


图 1 就婚姻信念取态——教会问卷(以粗棒表示)与电话调查(以幼棒表示)比较

在养育孩童与婚姻关系方面,“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群体,认同父母对儿童成长是重要的,与“香港人婚姻态度”中的公众受访者意见大致相若。事实上,参照《国际社会调查计划》,港人对生育是否应在婚姻中较其他国家的人感到犹疑;表示“不认为”的近两成,亚洲地区如台湾、日本都比香港高,更清楚地肯定生育应在婚姻之中(ISSP,2012)。

另一方面,“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群体更倾向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也对“想生儿子,最好要结婚”有更大的认同。而他们的生育意愿亦较公众为高(图 2)。这是否因为信徒对于婚姻与养育之间有更强连系,或对养育儿女更有信心,又或是因为顺服圣经中“生养众多”的教道。这则有待进行更进一步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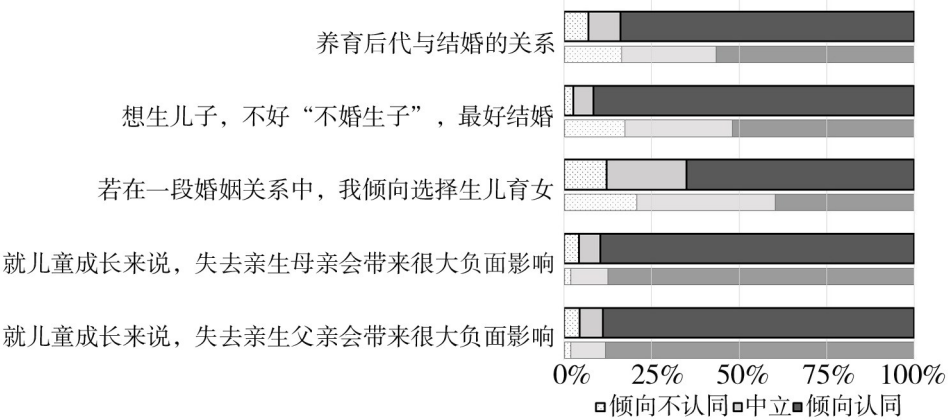


图 2 就养育后代取态——教会问卷(以粗棒表示)与电话调查(以幼棒表示)比较

对于现行婚姻制度的看法,“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对比“香港人婚姻态度”中的受访市民有更强烈和坚定的取态。受访信徒群体对修改婚姻制度比公众受访者持更反对意见(认同现时婚姻制度的达 78.8%,只有 3.8%受访者认为是过时的),中立回覆较公众受访者少,只有 13.7%。而与“香港人婚姻态度”中的受访市民相若的是,在认为现时婚姻制度是守旧过时的受访者中,主要是针对修改婚姻法例中的同居状态,以及修改法例中的性别限制为主(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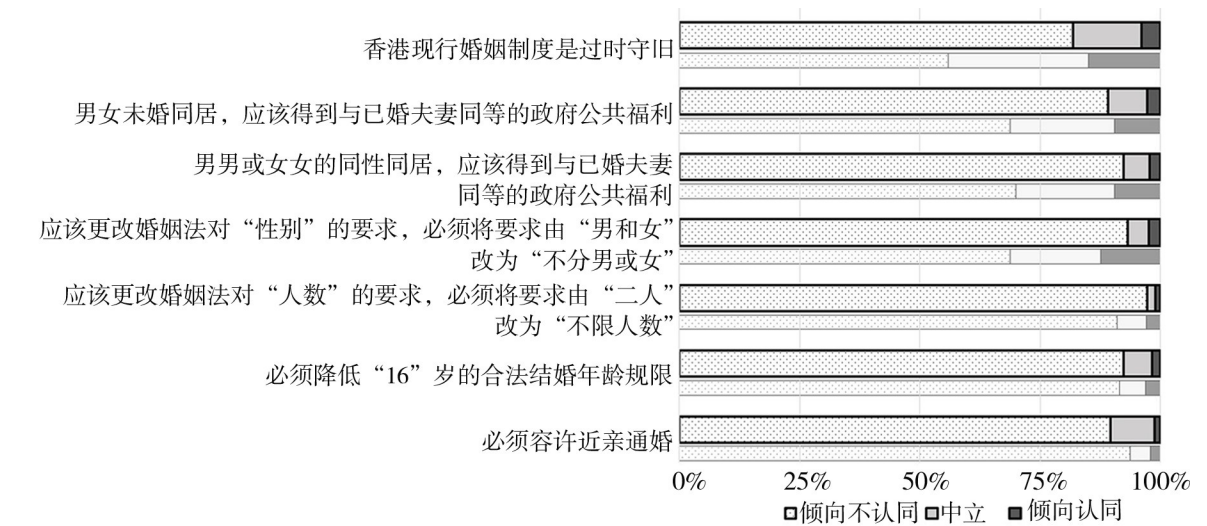


图 3 就婚姻制度取态——教会问卷(以粗棒表示)与电话调查(以幼棒表示)比较

讨论:对信徒群体献议

不论从“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与“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香港市民仍然认同现行婚姻信念和价值观,如看重双方长久厮守、向对方付出爱、情感连结、结伴需求、性忠诚等婚姻价值观;而信徒对于以上的价值观有更高的认同感。这些信念有助巩固婚姻关系,从文献得知,良好婚姻能保障儿童得到更理想的受养育环境。不论社会或教会群体,其实也应持续地倡道这些大众不容失落的婚姻信念。

虽然社会对于婚姻观念大多抱认同态度,在调查分析中发现,受访者对婚姻的现实观感,如婚姻是苦多于乐,或是作为生活保障的认同感较低。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人在现实中对婚姻失效的观感。婚姻并不只是“一时三刻”的浪漫激情,也同时是对双方维系信任,彼此照顾,保护、保障对方的盟约责任。

加强婚前及婚后辅道

从实际婚姻中活得美满,更能建立大家对婚姻美好的信念。今日香港社会的婚姻文化中,很着重婚礼和婚前的准备,一对新人往往花尽心思和金钱去筹备完美婚礼。然而,一句“礼成”才是婚姻的开始。香港社会逐渐接纳“婚前辅道”,让旁观者对当局者作出提点与疏解,但对于“婚后培育”则少有提及。在教会界、社福界及辅道界等,其实可在这方面加强工作,既可疏导已婚者对婚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可预防婚姻恶化到“不能再共同生活”的地步,才无奈地以离婚作为解决办法。社会应更正面地推动婚前辅道,以及在婚姻出现危机而需要辅道前,让有需要的家庭定期得到普及和持续的家庭辅道,让婚姻出现问题时有路可走。

重视父亲教养上的角色

对于婚姻与养育儿女的关系,本调查得出的结果,与 2013 年变性人婚姻官司中,法官在其判词中

提及“香港的婚姻制度中,养育后代的角色正渐渐减退”不尽相同。“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约九成受访者认为,失去父亲、母亲分别会对后代成长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建立婚姻以及家庭观,整个社会也应更确立父亲与儿童、母亲与儿童的重要关系,加强亲子培育,巩固父亲和母亲两者在养育儿童时不可替代的角色。

香港是华人社会,家庭教育多偏向以母亲为主道,有见及此,社会理应尤其正视父亲角色。全球正推动父职运动(Fatherhood Movement),重申父亲在家庭和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使命,是整个香港社会应共同推进方向的重要参考。

再思现行婚姻制度

对于香港修改婚姻制度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认同现行婚姻制度,只有少于百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现行婚姻制度是过时守旧的,其主要诉求指向修改婚姻法的性别要求以及将同居制度化。

若政府要回应有关诉求,必须先深入探讨修改婚姻法中的性别要求,对家庭发挥养育后代的功能有何好处及坏影响,并将理据向公众陈明,将制度的决策权交给公众,让全港市民皆有机会参与维系或修改婚姻法的讨论。至于同居制度化亦然,政府有责任研究并厘清推动同居制度化的必要原因、向公众解说福利保障的理据何在,以及陈明有关建议对婚姻制度的独特性和后代养育等有何影响。

本中心认为婚姻制度有其独特意义,维系婚姻制度至少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鼓励港人在婚姻关系上言行合一,就是提升大家对婚姻正面的观感与及提倡当中的可贵信念;第二,厘清并加强婚姻与养育后代的关系,有助社会理解婚姻除了是两人相爱的盟誓外,更有保障人类后代得到亲生父亲和母亲爱护的社会功用;第三,巩固父亲、母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尤其在现时离婚率持续增长、单亲家庭比例愈来愈高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显得更为重要。如夫妇离异,更要保障儿童仍可持续与亲生父亲及母亲联系。

提倡婚姻保障儿童的功能

从捍卫婚姻价值的策略上,要特别注意用字。在今日香港,以至全球的社会媒体中,争取各式各样的婚姻形式,与人权、自主、爱情主义等普世价值观挂钩。所以,当一般人被问及是否支持各式各样的婚姻时,如果他们表示同意,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他们同意背后所代表的人权、自主、平等观念。然而,若要接纳这些改变,不能避免的就是一定会带来对现行法例的修改。是次调查发现,若触及“法例修改”的话,支持率其实是偏低的(支持修改婚姻的性别要求只有 12.5%,比其他相关调查都低)。反映公众往往不会反对其他人选择要过怎样的生活,但一旦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婚姻制度的一些重要元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便会有所保留。所以,当社会在探讨同性婚姻时,不妨多解说有关诉求必须修改婚姻法中的性别要求,并考虑婚姻制度若刻意令儿童失去父亲或母亲会带来的影响,从而让市民更具体了解,令多元社会全面的探讨不分男或女的婚姻的社会功能及影响,以及两性婚姻的独特性,让公众作出正确的选择。

参考及引用资料

- [1] Amato, Paul R. 2004. “Tens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Views of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959-965.
- [2] Anderson, Ryan T. 2015. *Truth Overruled: The Future of Marriage and Religious Freedom*.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lishing.
- [3] Bassett, Lisa B. , Ellen B. Braaten, and Lee A. Rosén. 1999. “Test-Retest Reliability for the Marital Attitude Scale.”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32 (1-2):155-158.
- [4] *Baxter v Baxter*, AC 274 British HL (1948).
- [5] Benson, P. L. , M. J. Donahue, and J. A. Erickson. 1993. “The faith maturity scale;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5:1-26.

[6] Bethmann, Dirk, and Michael Kvasnicka. 2011.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4 (3):1005-1032. doi:10.1007/s00148-010-0312-1.

[7] Braaten, Ellen B., and Lee A. Rosén. 199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arital Attitude Scale.”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29 (3-4):83-91.

[8] 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4):848-861.

[9] Chiu, Marcus Yu-Lung, and Ruth De Hui Zhou. 2013. “Single Mothers or Women in Single Parenthood (WISP)? A Report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Brief Marital Metaphor Questionnaire (MMQ-10).”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23 (3):198-214.

[10] Chow, Nelson, and Terry Lum. 2008. *Trends in famil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Hong Kong: 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Central Policy Unit of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1] Diener, Ed Robert A. Emmons, Randy J. Larsen, and Sharon Griffin.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1):71-75.

[12] Focus on the Family Canada Association. 2002. *Canadian Attitudes on the Family: the Complete Report 2002*. Vancouver B. C.: Focus on the Family Canada Association.

[13] Francis, Leslie J., Adrian Brockett, and Andrew Village. 2013. “Measuring Attitude toward Theistic Faith: Assessing the Astley-Francis Scale among Christian, Muslim and Secular Youth in Engl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89:70-81.

[14] Gary, Mark M., Paul M. Perl, and Tricia C. Bruce. 2007. *Marriag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 Survey of U. S. Catholic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Apostolate, Georgetown University.

[15] Glenn, Norval D. 2005. *With this Ring ...: A National Survey on Marriage in America*. Maryland: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

[16] Gubernskaya, Zoya. 2010.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Children in Six Countri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3 (2):179-200.

[17] Gushee, David, P. 2004. “A Crumbling Institution: how Social Revolutions Cracked the Pillars of Marriage.” *Christianity Today* 48 (9).

[18] Huang, Yun-Chen, and Shu-Hui Lin. 2014. “Attitudes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oward Marria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Family Types and Gend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5 (3):425-438.

[19] Huber, Stefan, and Odilo W. Huber. 2012. “The Centrality of Religiosity Scale (CRS).” *Religions* 3:710-724.

[20] Hui, C. Harry, Eddie C. W. Ng, Doris S. Y. Mok, Esther Y. Y. Lau, and Shu-Fai Cheung. 2011. “‘Faith Maturity Scale’ for Chinese: A Revision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21 (4):308-322.

[21] ISSP Research Group. 2012.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8; Religion III (ISSP 2008).” GESIS Data Archive, Cologne. ZA4950 Data file Version 2.2.0. Accessed October 6, 2015. doi:10.4232/1.11334.

[22] ISSP Research Group. 2014.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Family and Changing Gender Roles IV - ISSP 2012” GESIS Data Archive, Cologne. ZA5900 Data file Version 2.0.0. Accessed May 27, 2016. doi:10.4232/1.12022.

[23] Ko, Shu-Hsin, and Chia-wen Ho. 2005.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Marital Attitude and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aipei Area.”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Home Economics* 2 (4):593-609.

[24] Lannutti, Pamela J., and Kenneth A. Lachlan. 2007. “Assessing Attitude toward Same-Sex

Marriag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3 (4):113-133. doi:10.1080/00918360802103373.

[25] Lee, Ming-Kwan. 2000. “Hong Kong’s Family Trend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Central Policy Unit, HKSAR, Hong Kong, November 24, 2000. http://www.cpu.gov.hk/doc/en/events_conferences_seminars/20001124mklee.pdf.

[26] Lewis, Christopher A., and John Maltby. 2000. “Conservatism and Attitude towards Christian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5):793-798.

[27] Lippman, Laura H., Bradford Wilcox, Renee Ryberg. 2014. *LI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12: World Family Indicators*. Luxembourg: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ross-national Data Centre.

[28] Park, A., C. Bryson, E. Clery, J. Curtice, and M. Philips, eds. 2013.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the 30th Report*. London: NatCen Social Research.

[29] Park, Stacey S. and Lee A. Rosén. 2013. “The Marital Scales: Measurement of Intent, Attitudes, and Aspects regarding Marit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54 (4):295-312.

[30] Pavot, William, and Ed Diener. 2008.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the Emerging Construct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edicated to Furthering Research and Promoting Good Practice* 3 (2):137-152.

[31] Pavot, William, Ed Diener, C. Randall Colvin, and E Sandvik. 1991.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Evidence for the Cross-Method Convergence of Well-Being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7 (1):149-161.

[32] Taylor, Paul, eds. 2010. *The Decline of Marriage and Rise of New Families*.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33] Regnerus, M. 2012.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4):752-770.

[34] Riggio, Heidi R., and Dana A. Weiser. 2008.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Embeddedness and Outcom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1):123-140.

[35] Slosarz, Wieslaw Jozef. 2002. “Expectations of Marriage—Relations and Determinants.”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17 (4):381-387. doi:10.1080/1468199021000017227.

[36] Lippman, Laura, and W. Bradford Wilcox. 2014. *World Family Map 2014: Mapping Family Change and Child Well-Being Outcomes*. Maryland: Child Trends.

[37] Scott, Mindy E., W. Bradford Wilcox, Renee Ryberg, and Laurie DeRose. 2015. *World Family Map 2015: Mapping Family Change and Child Well-Being Outcomes*. Maryland: Child Trends.

[38] Trost, Jan. 2010. “The Social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ructure* 41 (4):507-514.

[39] Tukker, M. E. 2013. “Where Sexuality and Spirituality Meet: An Assessment of Christian Teaching on Sexuality and Marriage in Relation to the Reality of 21st Century Moral Norms.” *HTS Th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69(1):1-8. doi:10.4102/hts.v69i1.1343.

[4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s 2004/13, *Celebration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 and beyond*, ECOSOC Resolution 2004/13 (21 July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org/en/ecosoc/docs/2004/resolution%202004-13.pdf>.

[41] Upton-Davis, K. 2012. “Living Apart Together Relationships (LAT): Severing Intimacy from Obligation.” *Gender Issues* 29 (1):25-38.

[42] *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s*, FACV No. 4 of 2012, HKSAR Court of Final Appeal (2013).

[43] Wong, Odalia M. H. 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 (4):529-550.

[44]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Official Aggregate v. 20150418*. Accessed October 6, 2015.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6.jsp>.

[45] Ye, Shengquan. 2007. “Validation of the Temporal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in a Sampl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0 (3):617-628.

[46] Yip, Paul. S. F., and J. Lee. 2002. “The Impact of the Changing Marital Structure on Fertility of Hong Kong SAR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 (12):2159-2169.

[47] Young, Katherine P. H. 1995. *Understanding Marriage: A Hong Kong Case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48] 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 真男真女——有价值的情性教育. 香港: 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 2014.

[49] 港土讲地: 产业、信仰、生涯规划. 香港: 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 2015.

[50]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 有关家庭及就业事项的主题性统计调查(香港家庭主题)报告摘要.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 2012.

[51] 香港政府统计处. 1991年至2013年香港的结婚及离婚趋势. 香港统计月刊.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2015.

[52] 人口估计: 表 004: 生命事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50_tc.jsp?tableID=004&ID=0&productType=8 (2016年4月26日读取).

[53] 人口估计: 表 002: 按年龄组别及性别划分的人口.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50_tc.jsp?tableID=002&ID=0&productType=8 (2016年4月11日读取).

[54]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 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委员会. <http://www.childrenrights.org.hk/v2/web/?page=02uncrc00&lang=tc> (2016年5月18日读取).

[55]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社会发展指数 2006. 香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2007.

[56] 社会发展专题资料: 香港家庭概况. 香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2011.

[57] 社会发展指数 2012 主要研究结果. 香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2012.

[58]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 2014 香港教会普查统计数据. 香港: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 2014.

[59] 家庭议会. 家庭议会: 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家庭角度. 家庭议会第 FC 1/2013 号文件. 香港: 家庭议会秘书处, 2013年3月7日.

[60] 陈美琴. 谈性格与信仰成熟度及利社会行为之关系——宗教现象心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北: 真理大学, 2001.

[61] 杨思言. 同性婚姻其实不是婚姻平权. IQUEST. <http://iquest.hk/?p=12384> (2015年10月12日读取).

[62] 关启文. 同性与变性——评价同性恋运动和变性人婚姻. 香港: 宣道出版社, 2015.

English Title:

Survey of Hong Kong Christians' attitude on Marriage

Michael W H Ch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Honorary Research Officer, Centre for Life and Ethics Studies, The Society for Truth and Light.

Unit: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Address: Room M51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Hang Shin Lane,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2768-4204. Email: michaelchan@hsmc.edu.hk

Kace C N Chiu

Project Officer (Youth Ministry), The Society for Truth and Light

Abstract: Marriage is alway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acts in th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nd arguments on the definition, attitude, and law arrangement on marriage (like Monogamy). Alternative forms of marriages, like Civic Union, Same-sex Marriage or Polygamy are being discussed by the public. Is traditional marriage obsolete and not accepted in the society?

The Centre for Life and Ethics Studies has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Hong Kong Christians as to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 perception and the legal system on Marriage. A total of 1,962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mpleted. Simultaneously, the Centre also delegated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conduct a parallel telephone survey to the Hong Kong general public, and a total of 2,051 valid samples were attained. In this article, the nature and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Marriage—Nurture” are being analyzed and discussed, with references to Hong K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age groups, generations, faith and values.

Key Words: Hong Kong, Values on Marriage, Family, Marriage System and Marriage Law